

聽覺障礙

未擊垮 熱愛音樂的心

很多时候，人容易局限于原有认知，就像有听觉障碍便无法和音乐相连，不过这似乎太小看人类潜能，“乐圣”贝多芬失聪后，不也能创作出流芳百世乐曲！

同样的，面对听觉障碍，张耀忠对于音乐的热忱战胜了生理限制，听力衰弱，并没有阻碍音乐赐予他心灵饱足。

A02



坐在钢琴前，张耀忠悠然自得地弹奏起乐曲，悦耳且动听，若不是先前与之交谈，还有只能通过文字沟通约访，谁会想到眼前这个人从8岁起，就患上听觉障碍。

“父母和我都不确定听觉障碍真正原因，记忆中，从小学一年级起，别人在身后呼唤我，总无法清晰听见，妈妈说可能是在这之前，发了一场高烧，病毒感染造成。”

听觉障碍问题从那一刻起缓缓潜入他的生命，甫过一年，助听器就像眼镜般附着于耳朵上，成为身体不可或缺一部分。

其实他并不是从小对音乐感兴趣，学钢琴是基于家庭因素。80年代，钢琴是火红乐器，要学音乐，钢琴绝对是第一选择，所以很自然地，大概五六岁时，就跟随姐姐一起学钢琴。

“那时候，我讨厌上钢琴课，就像一般男孩爱骑脚车和玩卡牌，无法静静坐在钢琴前，中三时，还曾放弃钢琴，因为我不喜欢练习，为了每年应付考试。”

然而，这一切于一年后发生转变，原本喜爱聆听中英文流行音乐的他，在偶然机会下，欣赏到贝多芬、莫扎特、舒伯特、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大师著作，从此改变了他的生活。

“我对古典音乐上了瘾，决定再次学习钢琴，与之前不同，这次我很主动去发掘不同乐章、比较不同钢琴家表演风格，我也不清楚为何有如此突然转变。”

为了寻找音乐著作诞生原因，他还细读作曲家人生，也许拥有类似经历，给予他最大启发的就是贝多芬。

“贝多芬音乐深深牵动着，尤其是钢琴曲和交响曲，尽管失聪，他依然作为作曲努力奋斗，而克服困难的关键在于音乐，是他让我更热爱音乐！”

張耀忠

音樂熱忱

戰勝生理限制

報道：本刊 郭慧筠
攝影：本報 許瑞謙

从讨厌至深爱，钢琴陪伴张耀忠走了超过三分之一人生。



音乐令人深深着迷之处莫过于能抚慰心灵，使人感受片刻宁静，听觉出现障碍意味着或许自此与音乐隔绝，对热爱音乐的人来说，仿佛等同于被宣告不治！

对张耀忠而言，音乐犹如食物般疗愈着心灵，失去音乐，生命亦将流失重要能量，尽管自小患上听觉障碍，还曾两度失聪，却未因此击垮他热爱音乐的心。

随着时间流逝，张耀忠听力逐渐衰弱，需要依靠读唇来确认言语。



坚持，获得母亲谅解

虽然热爱音乐的血液多热地在身体里滚烫着，但中五毕业后，为了顺从父母意愿，他选择进修与艺术毫无关联的资讯科技，还投身该行业工作。

“父母认为音乐属于女性领域，希望我能从事男性主导行业，90年代，电脑科技相当盛行，所以只好听从他们，但后来发现，这不是我想要的。”

父亲对张耀忠放弃资讯科技课程转修音乐的决定表现出强烈不满，还撂下狠话说，将不会负担学费及到美国升学的费用，希望他能知难而退，他们甚至为此冷战将近一年。

“我明白父亲的担忧，担心有一天我会失聪，医生也曾劝我要思考未来，加上我是家里唯一儿子。”

幸运的是，他的坚持获得母亲谅解，到美国升学时，从学士到博士学位，也都获得了全额奖学金。

“妈妈很明白事理，她了解我很热爱音乐，尽管表现不明显，她也知道我在修读电脑科技期间不开心，还让我不要担心爸爸话语，只要专注学业即可。”

我相信音乐的力量，音乐就像食物般疗愈心灵，让我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，
顺道提醒我有多爱它。

持续下去直到静音为止

尽管如此，耳疾隐忧在到美国升学前几个月毫无预警爆发，使张耀忠一度沮丧、不知所措，再次想要放弃音乐。

“一天早上起床，戴了助听器后，听力依旧模糊，当时我不以为意，像往常般上学，结果不到一小时，前往学校途中，车子发出的声音逐渐变弱，直到完全听不见。”

起初，他还保持乐观心态，以为是助听器电力消耗，需要更换，后来发觉不是助听器问题，便立即寻求专科医生协助，经过听力测试及反复试用功率更强的助听器后，仍然不见成效。

“医生说这情况称为感觉神经性耳聋，与神经系统有关，可能因为我常弹钢琴、听古典音乐，音量过强或休息不足、压力过大导致，还告诉我听力复原几率少于10%，也许将永久失聪。”

服用药物一个月后，情况依然没有好转，他因此无法上学，陷入低落，父母还为他四处奔波找寻医生，所幸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最后透过别人介绍，认识了一位针灸医师，为他重新点燃希望。

他说，医师当时也没能保证复原，只吩咐要好好休息及有耐心，失聪那段时期可说是他人人生最艰难时刻，前景不明朗动摇着他热爱音乐的决心。

然而，陪伴他熬过困境的却正是他想要放弃的音乐，“尽管无法弹钢琴，但音乐仍不停地在脑海中萦绕，让我心情平复，感觉不孤单，所以我激励自己先别放弃，要有耐心。”

4个月后，听力终于恢复，父母问他是否要继续修读音乐，“身边人都给予许多意见，后来钢琴老师对我说，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我做出决定，如果音乐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就要咬紧牙关为之奋斗。”

于是，他下定决心到美国升学，但即将完成硕士学位时，失聪状况二度来袭，同样的，专科医生给予的药物没有太大帮助，最后经过约3个月针灸治疗，才恢复听觉。

随着时间流逝，他的听力渐渐衰弱，已无法像以往般接听电话及听见高分贝声音，须依靠读唇来确认别人言语，不过张耀忠已学会淡然面对现状及未来。

“若失聪情况发生在10年前，我会非常害怕，因为所有事情都那么不确定，担心自己选错路，但现在我满足于现状，也许很快就会失聪，我已不再担心那么多，只管持续下去直到静音为止。”

思考什么工作能让我听见音乐

学成归国后，通过老师介绍，张耀忠回到母校UCSI大学担任音乐系讲师，“我没想过成为讲师，反而在思考什么工作能让我听见音乐，原本只想当自由工作者教导钢琴，老师却告诉我应该给自己尝试机会。”

没想到这一尝试就过了8年，对他而言，教学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沟通，所以他在第一堂课便会告知学生自身状况，要求学生发问前先举手，好让他能上前聆听。

而每当遇到班级讨论环节，因全部人一起讨论，没办法跟上，他就把学生分成4人小组进行讨论，来解决问题。

他说，自己在多数学生眼中是名严师，原因是课程难度高，“我常向学生发问，这是因为想要他们更深入地了解音乐，对他们期望很高，所以他们对我也既敬重又害怕。”

尽管如此，学生并未就此对他产生反感，或许因感受到他对音乐抱有强烈热忱，以及给他教导后，成长更多，因此回馈的是正面评语，令他心存感激之余，更有动力往前走。

选择勇敢面对，不轻易放弃

音乐占据了张耀忠人生超过三分之一部分，每天不管是上班或空闲时间，他总离不开音乐，早餐时刻，总会一边聆听音乐，一边阅读报章。

不过，由于听力逐渐变弱，医生劝告他每天不可聆听音乐超过3小时，所以即使多爱音乐，撇开工作需求，他只会额外聆听音乐不超过2小时。

他说，钢琴家施纳贝尔说过，太阳会晒伤你，食物会毒死你，语言能谴责你，图片能羞辱你，但音乐不会惩罚，只有祝福。

“我相信音乐的力量，人可以赚很多钱，以满足物质需求，让生活过得舒适，却不能保证开心，不过音乐就像食物般疗愈着心灵，让我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，顺道提醒着我有多爱它。”

音乐早已深埋在他身体里，像血液般流淌着，人生没有音乐等同于行尸走肉地生活，无法想像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。

他说，不管从事任何行业，都要热爱正在进行的事物，就像他父亲，虽已年届68岁，脚部还常疼痛，依然每星期3天打羽毛球和参加比赛。

“透过热忱，我们可探索到自己是誰及人生意义，人生中总不可避免困难和挑战，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恐惧，而我的梦魇就是失聪，但必须勇敢面对，不要轻易放弃，用坚持及信念跨越它，因为总有希望！”

张耀忠简介

现职：UCSI大学音乐系助理教授
学历：曾于UCSI大学念音乐文凭，师从P'ng Tean Hwa博士，之后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（West Virginia University）完成音乐学士、硕士及博士学位，师从Dr. Peter Amstutz。